

温故知新——大家临帖·温故知新——大家临帖·温故知新——大家临帖·温故知新——大家临帖·温故知新——大家临帖·温故知新——大家临帖·

临书手记

《三坟记》为李阳冰代表作，承李斯《驛山碑》玉筋笔法，其俊整道丽的结体以及圆润稳健的用笔为世人所称道。《三坟记》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打破了李斯小篆字体上密下疏的结构特点，而改为上下停匀，显得法度森严中又别有情致。清赵宦光曾云：“阳冰得大篆之圆而弱于骨，得小篆之柔而缓于筋。”我想，这其中的“弱于骨”大抵体现在笔势多圆转，单字略呈椭圆之内含之势；而“缓于筋”则表现为其笔意有如风鼓衣袂。书画相通，李阳冰的《三坟记》亦有吴带当风、婉曲飘然之感。清孙承泽亦云：“篆书自秦、汉以后，推李阳冰为第一手。今观《三坟记》，运笔命格，矩法森森，诚不易及。然予曾于陆探微所画《金滕图》后见阳冰手书，道劲中逸致翩然，又非石刻所能及也。”（《庚子消夏记》）。由此可见，《三坟记》并非绝对的笔画从头至尾粗细一致，即使是简单的一横一竖，也包含着提按的成分。否则，又怎得线条道劲的美誉。在我临习《三坟记》的过程中，也生发了一些自己的体悟。好比在结字构字时，应注意笔画停匀、体方偏长（格比比例约3:5）。此外，在用笔上应把握好线条稳定性、转笔的圆润自然和弧度的弹性。私以为，《三坟记》较之其他篆书，胜在其笔法变化自然，未有定势。初学者习之，可免受笔法定势所影响，沾染不必要的用笔习气，从中认识到相对纯粹的篆书。

——张瀚卿



张瀚卿临《三坟记》



肖晗临图形章、古玺

临印手记

古玺的起源与商周青铜器铭文有着密切关系，青铜器上所取的大量文字可供我们临习参考。在临摹古玺印前期，我们通常先从图形章入手，利用夸张的手法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此次临习的两方图形章便是青铜金文上的图案。在古玺印中加入装饰性的鸟形、虫形、动物纹饰等抽象的形象会形成难得的自然天趣。有了图形章的辅助练习，后期临摹古玺印时会更加得心应手。古玺印在章法上空灵奇异，变化多端，常利用文字的大小宽窄和笔画的长短，巧做错落穿插，打破平整均匀的呆板格局，字的个体形态自然，一般不强做填满或有意留空的安排，临摹的两方古玺印章具有此鲜明的特点。古玺文字变化万方，风貌绚丽多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正在为越来越多人所发现、接受与借鉴。

——肖晗



赵其令临王福庵印存

临印手记

今所摹刻的几枚印章，均选自王福庵的《麋砚斋印存》。王福庵作为西泠印社创办人之一，一生研究金石学与从事书法、篆刻艺术，为我国近代艺坛的重要人物。总体来说，王氏的篆刻艺术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由于他精研《说文》及金石学，所以在字法上的准确无误与优美多变，堪称独步近代印坛。其二，他自幼好篆刻，积累了大半辈子的刻刀经验，功力极深；又兼秉性静穆，长于慢工细活，所以都讶于他的印章总是出神入化。其三，他的印面章法非常讲究，对印文局部与整体的均衡把握的恰到好处，对印文以及印文与边之间的连接也是考虑再三然后择优从之。其四，他的印章上溯秦汉，博涉吴门、浙皖各家，又印外求印旁及泉布甌甃，广罗胸臆，出手不凡。

——赵其令

临书手记

适逢丁酉中秋，临王献之《中秋帖》颇有感悟，此帖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珣《伯远帖》合称“三希”。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写道：“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王献之此帖以一笔书为之，通篇气势磅礴，酣畅淋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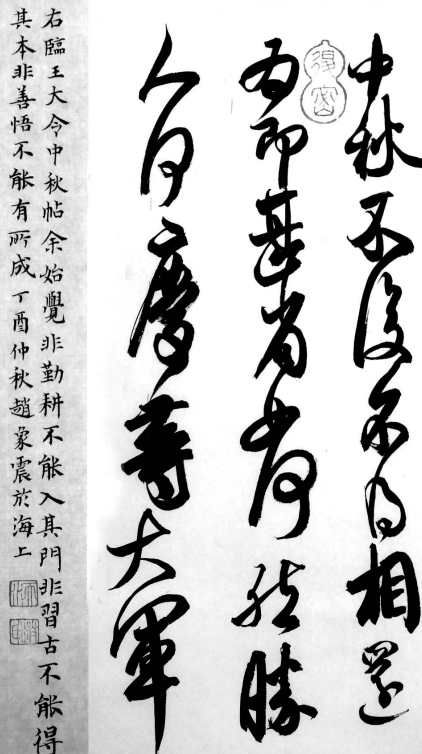
在临习时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此卷用笔线条的雄劲圆浑，在书写时要很好的掌控笔锋，要去观察字帖笔画的运行轨迹与笔画外边缘轮廓的饱满程度，只有在经过这样细致的观察分析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好的体味到其用笔的丰富性与书写时线条的质感。其次，在章法上我们要留意留心字与字之间的牵连连带，连带中的使转与翻笔，注意字势之间是如何相互搭配，如何在动态中呈现出一种平衡的感觉，一笔而下，如排山倒海般连绵不绝。

——赵象震

晋王献之中秋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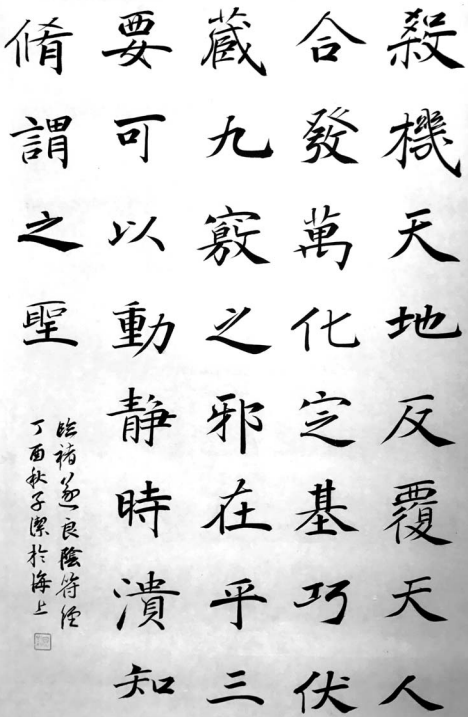


赵象震临《中秋帖》



右临王大中中秋帖余始觉非勤耕不能入其门非刻苦不能得其本非喜悦不能有所成丁酉仲秋赵象震震於海上

孔子洁临《阴符经》



孔子洁临《阴符经》

临书手记

《大字阴符经》，褚遂良行楷墨迹。此帖大盈寸，末题：“起居郎臣褚遂良奉敕书。”此帖不但具备了褚体楷书的特点，还与“唐人写经”极其相似，行笔起落多参以写经笔法，写得自然古朴。元杨无咎云：“草书之法千变万化，妙理无穷。今于褚中令楷书见之，或评之云，笔力雄贍，气势古淡，皆言中其一。”褚遂良的书法特点可以用“道逸”来概括之，道为道劲，逸为飘逸。对褚遂良的书法，历来评价极高：褚书铮玉鸣珰，窈窕合度。米芾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苏轼褚书提笔空，运笔灵。自是绝品。——梁燾 我认为写好楷书比较重要的结体要点有：1)重心平稳 2)疏密(均称)有效 3)笔势连贯 4)变化和节奏。

——孔子洁

社会各界人士沉痛悼念沈培方先生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周志高

惊悉培方老友病逝，十分沉痛，深切悼念，上海书法界失去一位才华横溢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和资深的书法出版老编审，令人十分惋惜。培方是我老友又是老同事，我们的交往历历在目：记得1972年10月《文汇报》刊发了“学一点书法”，不久就传出这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便着手组织全市工农兵书法通讯员队伍。沈培方在浦东川沙杨园公社插队落户，我记得73年夏天我冒着雨赤着脚在农村泥泞小路上走到他插队的生产队，见他用手纸写字，房角里一大堆反复练写的废纸，使我感到这是一位十分刻苦勤奋的好青年，当他后来要考上海师大时，我特地为他出具出版社推荐信，称赞他是优秀的青年书法家。当他上师大毕业后又想到我们书画出版社工作时，我又找社领导，介绍他在大学里全市书法比赛一等奖，是学生书法协会会长。进社后，党组织分配我任务培养考察他，他很努力，严以律己，不多时就入党，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我为他的进步高兴，他在工作上、业务学习上一直很出色，逐步成为出版社的支柱骨干，当2003年我应聘赴京时曾两次建议他接替我任《书法》杂志执行主编时，皆因他身体欠佳而未果。他失眠严重，几乎每晚下半夜3时入睡，第二天只能下午上班，长期以来，体质下降，免疫力低了，容易得病。虽“腹有诗书”，但难以大显身手。实在令人可惜。他生病期间，我去医院看他，鼓励他与病魔斗争，“天公不作美”，培方走了，他一生勤奋好学的精神和对工作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他所取得杰出成果也永远激励我们不断进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荣宝斋《艺术品》期刊主编王登科

今天晚上，从微信朋友圈得知了沈培方先生辞世的消息后，心情格外地沉重，久久也不能平静。人天夜夜，无常生死，其实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本也不该奇怪。但是，有那样一些人，他在你的岁月中无意间留下了一些清晰的印痕，甚至他的名姓伴随了你的成长，那么他的离去则会让人哀悼不已。沈培方先生便是。沈培方，一个普通的名字，但他对我们这一代的书法人而言却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他，连同沪上的书坛及《书法研究》刊物曾激励和鼓舞了书法人的成长，指引

过一代书法青年的迷茫青春。从他的创作到理论，从他的编辑工作到业界影响，他确实是杰出的书坛启蒙者。尤其是从事书法理论研究的当代学者，无不受惠与嘉勉。本人发表在《书法研究》上的几篇小文，便是在沈先生的删繁与指谬中得以面世。至今还留有他语重心长地提出修改意见的手泽。提携晚辈，泽被后人，一代学人的崇高风范，在他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迄今而止，与沈先生缘怪一面，但他的诚挚与高蹈的心路确是可以透过字里行间而想见的。此刻，已是北京的午夜时分，窗外缤纷的落叶正沙沙作响。谨以此为清酌，遥向南天举一觞。沈培方先生千古！

友声出版社董事虞卫毅

沈培方先生是沪上名书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我还在无锡某部任教，经常去无锡著名篆刻家胡伦光先生家请益与交流，当时沧浪书社刚成立，胡伦光先生是沧浪书社早期社员，听他介绍说，上海有两位沧浪书社社员都很有学问，字也写得好，一位是沈培方先生，另一位是潘良楨先生，他们都是二届中青展的获奖作者。沈培方先生还出书、做编辑，是一位学者型书家。当时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大约是1996年，在广州召开的“首届国际康有为书法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沈培方先生，他中等身材，沉稳儒雅，与他同时到会的上海书家还有刘小晴、沃兴华等人，我们在会下交流时，从康有为谈到清代碑学书风，从碑学书风谈到邓石如，从邓石如谈到梁巘、张树侯、司徒越，上海的几位书家对首近现代的几位书法大家赞不绝口。特别是沈培方先生，他在上海书画出版社工作，对近现代书家及史料更为关注，当他们得知我是来自安徽

寿县，纷纷表示寿县是近现代皖省书法重镇，是邓石如拜师之地，值得当代书家造访和考察。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和沈培方先生有了结识与交流，并留下了联系电话与通信地址。此后不久，我去六安拜访张树侯外甥杨慕起先生，杨先生拿出一本重新装裱的张树侯书画作品集，上面有张树侯四体书法十二幅，梅花图十二幅，题梅诗十二首及各种用印十二枚，皆是张树侯一人所作，是张树侯先生诗、书、画、印各臻妙品的集中展示，也是张树侯先生临终前留给其外甥兼学生的杨慕起先生的一件代表作。因为我曾在《书法研究》杂志发表过研究、评介张树侯的文章，杨先生读过该文，很感动，故约我见面商讨为张树侯此本册页出版事宜。为了不辜负杨先生的信任与重托，我主动给沈培方先生写了一封信，介绍了这本册页情况，并询问是否有出版的可能与方式，过了不久，即接到沈先生回函，说已经帮助联系和询问，出书可以，但原定要送出版社拍照，出版费用也须自筹，我将联系结果写信告诉了杨慕起先生。因杨老没有答复，后来就没有再与沈先生联系。这就是我和沈先生的两次交往。昨天在微信上得知沈先生去世的消息，感到很突然，也很悲痛，今天写下这篇

短文，也算是对沈培方先生的一种怀念与悼念。

河北省书协学术委员会主任胡湛

沈培方先生书法创作与学术俱佳，其考证传褚摹兰亭为米芾临本论文记忆犹新。90年代初，常于报刊见沈先生书法，清新灵动，为帖学一宗。而其于《中国书法》刊发《褚摹兰亭序》为米芾临本考辨一文让我眼睛一亮。他不仅以敏锐眼光发现所谓“褚摹”为米临，而且还从米芾题跋诗中读出弦外之音。“寄言好事但赏佳，众说纷纭哪有是”的诗句将老米狡黠得意心态暴露无遗。沈文又从题跋内容、字体多方分析出，传本非老米有意作伪，而是画商移花接木进行做伪。分析层层深入，透露出沈先生精于创作，体味赏鉴笔法细腻和宽博的学识与严谨的学风。1996年得于广州“国际康有为书学研讨会”得识先生风采，谈笑风生，爽朗清逸，一派洒脱风雅。其人遽逝，深为痛悼！而其文必存，聊慰怀尔。

上海书协主席团委员杨耀扬

真的没想沈先生走得这么快，让我们扼腕叹息！

上世纪80年代，我和沈先生都住在上钢新

村，当年我到他家拜访时，他的女儿还在蹒跚学步。90年代末上海书协有一次到黄山的活动，先生和我有一次促膝长谈，他说学习米字可以承前启后，以后再学王羲之，你就是王羲之的风格；再学赵孟頫董其昌你的笔会感到非常轻松。这段话让我记忆深刻。

近年，七宝举办上海书协名家系列讲座，沈先生的那场讲座让我实在难忘，整整讲了两个多小时以后，和听众的互动欲说还休难以收场。这次讲座他带来了大量他临写米芾的作品，他说他近几年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全部临写他现在掌握的米芾72件墨迹，然后办一个展览，出一本集子。如果临写得得心应手时间允许，沈先生说他还要将南宋时期收有米芾作品的绍兴米帖、群玉堂帖等全部搬上去。那天讲座，他还透露了一些他的学术研究的计划，诸如米芾和二王的关系，米芾和另外宋三家的关系，米芾和宋徽宗、蔡京、蔡卞、薛绍彭等的来往和相互影响等等。

后来沈先生病了，而且病的不轻，让我们这群写字人每每说起，最后都在长吁短叹。他在一次电话中和我说道：我怎么得这个病？这个病么是我的呢，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啊！闻此我心痛不已，出师未捷身先死，天妒英才老天不公啊！

安庐泣念沈培方兄 曹宝麟

哭沈培方兄 调寄水调歌头 并序
丁酉秋分前夕，沈兄仙逝于上海。半月前尝电询病情，承告移徙得髓后向好，喜慰不置。唯觉中气稍弱，然未料弃世遽如许也，震悼何堪！遂次日韵以寄哀思云。
沈子东阳秀，文史种遥因。何图与国齐诞，中寿灾伤神。粤自当年际会，折桂泰君同榜，落翰固超伦。相识鸣鸮雨，忽逾卅年春。甘编辑，多为善，感童真。沧浪社友交口，誉子乃通人。记否襄阳轶事，下榻霓虹虹画，米老若为亲。长夜遽惊起，闻笛叹东邻！
注：一九八五年同预襄阳米芾书会，住米米饭店。翌日霓虹虹字忽成米饭店矣。其后相见，多作笑谈。
末句用向秀《思旧赋》典。
(下转1-4版中缝)

哭沈培方兄 调寄水调歌头
丁酉秋分前夕沈兄仙逝于上海半月前尝电询病情承告移徙得髓后向好喜慰不置唯觉中气稍弱然未料弃世遽如许也震悼何堪遂次日韵以寄哀思云

沈子东阳秀文史种遥因竹園占國齋誕中壽實傷神粵自當年際會折桂泰君同榜落翰固超倫相識鳴鸞雨忽逾卅年春甘編輯多為善感童真滄浪社友交口譽子乃通人記否襄陽轶事下榻霓虹虹畫米老若為親長夜遽驚起聞笛歎東鄰

元五年同預襄陽米芾書會住米米飯店翌日霓虹燈字忽成米飯店矣其後相見多作笑談沈培方題

元三年九月沈培方兄初訪予於楊巷遂候歸路揭牌相視委身以書法業書畫並擅數種聲譽甚隆感無倫談笑杯盤盡阻室暖生春

縱橫掌技肝膽豁天真手生華研知已非多屬誰人別後空勞魂夢百回還期海上不道復相親慷慨甚奇想必清世為隣

丁酉秋分 晏廬寶麟